

霹雳一声暴动

——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赏析

■汪建新

★ 重温经典·感悟初心

为铭记1927年9月秋收起义这段历史,毛泽东曾挥毫写下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:

军叫工农革命,旗号镰刀斧头。匡庐一带不停留,要向潇湘直进。

地主重重压迫,农民个个同仇。秋收时节暮云愁,霹雳一声暴动。

这首词最早由传抄发表在《中学生》杂志1956年8月号,是谢觉哉在《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》一文中披露的。这首词的词题是《秋收暴动》。1957年7月,《解放军文艺》一篇评论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也披露了这首词。直到1986年9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毛泽东诗词选》,这首词才正式发表。编者根据毛泽东修改稿,将“修铜”改为“匡庐”,将“便向平浏直进”,改为“要向潇湘直进”。纵观中国革命历史进程,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和诗词创作,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。

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

1927年,蒋介石叛变革命,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。毛泽东在描述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的创作背景时解释说:“一九二七年,大革命失败的前夕,心情苍凉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是那年的春季。夏季,八月七号,党的紧急会议,决定武装反击,从此找到了出路。”1927年8月7日,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,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,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,并决定发动湘鄂赣粤4省的秋季武装暴动。

会后,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,改组湖南省委,筹备和策划秋收起义。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约5000人,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

师,下辖三个团。1927年9月9日,秋收起义爆发。起义的原定计划是在修水、铜鼓、安源同时暴动,分头进攻平江、萍乡、醴陵、浏阳等,待各路胜利后,合力攻打长沙。因敌强我弱,起义军屡受重创。9月14日,毛泽东毅然决定改变计划,命令起义各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。19日晚,起义军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,决定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。

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上阕写秋收起义队伍的组成和暴动计划的进攻方向。“军叫工农革命,旗号镰刀斧头”,语言近乎白话,开宗明义。起义部队既有国民革命军,又有工农武装,特别是农民所占比重较大。“军叫工农革命”,秋收起义部队破天荒地使用了“工农革命军”的番号。“旗号镰刀斧头”,起义军军旗底色为象征革命的红色,旗中央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白色五角星,五角星内镶着镰刀和斧头,代表农民和工人;旗面靠旗杆一侧写着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。这面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标志。斧头本应是铁锤,因为铁锤看上去像斧头,人们都误以为是斧头。当年曾有一副这样的对联:“斧头劈出新世界,镰刀割断旧乾坤。”词的首句点出军名、旗名,而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正源于此。

“匡庐一带不停留,要向潇湘直进。”“匡庐”“潇湘”原作“修铜”“平浏”。修水、铜鼓都是秋收起义的主要策源地,而平江、浏阳是进攻方向。修改之后,以庐山代表江西,以湘江和潇水代表湖南,诗意大为增强。“不停留”突出了起义军勇往直前;“直进”表现了直捣敌人要害的坚强意志,也隐含了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。

下阕着重分析秋收起义的原因,浩大声势与深远影响。“地主重重压迫,农民个个同仇”,阶级矛盾异常尖锐,广大农民同仇敌忾。“重重”形容地主压迫沉重,“个个”突出了农民反抗的势力之强。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共产党人的引导,农民群众不断觉醒,武装暴动一触即发,箭在弦上。

“秋收时节暮云愁,霹雳一声暴动。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农民本应充满获得感,却因地主重重压榨而变得愁思百结,暮云沉沉。“霹雳”是风暴雷雨前的征兆。秋收起义犹如一声雷霆迅猛爆发,使敌人猝不及防。

毛泽东人生的重要转折点

1965年,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,在《念奴娇·井冈山》中感慨道:“犹记当时烽火里,九死一生如昨”,这种人生体验要从秋收起义开始算起,它是毛泽东奋斗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。

青年时代的毛泽东,最大的志愿是当一名教师,其次是记者。1921年,在新民学会讨论“会员个人生活方法”时,毛泽东说:“我可愿做的工作:一教书,一新闻记者,将来多半要靠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。”“长夜难明赤县天,百年魔怪舞翩跹,人民五亿不团圆”,旧中国积贫积弱、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不断激发起毛泽东的救国救民之志,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最初的职业选择,促使他成为一个致力于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的革命家。

秋收起义之前,毛泽东做过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,甚至曾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兵,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。但是,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,彻底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“武装的革命”去反击“武装的反革命”。毛泽东把他的革命理论归纳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: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”

1965年3月,他在会见叙利亚客人时说:“像我这样一个人,从前并不会打仗,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,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。”“霹雳一声暴动”的秋收起义,使毛泽东的个人角色和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变。从此,毛泽东开始分析敌情、排兵布阵、带兵打仗。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,成为改写中国历史,叱咤风云的革

命领袖。

毛泽东军旅诗词创作的重要篇章

1957年1月,《诗刊》创刊号以《旧体诗词十八首》为总标题,首次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。《诗刊》还刊登了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件,信中写道:“这些东西,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。因为是旧体,怕谬种流传,贻误青年;再则诗味不多,没有什么特色”,这部分地解释了毛泽东生前为何没有正式公开发表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。

毛泽东一生都在写诗作词,他的创作有三个高峰期,分别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、长征时期、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。前二者属于战争年代,他把诗情融入战争,军旅诗词不仅数量多,而且艺术成就很高。秋收起义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重大转折,是毛泽东马背吟诗的重要起点,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也是毛泽东军旅诗词创作的重要篇章。

就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而言,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具有分水岭的意义。此前的毛泽东诗词,也写得心潮激荡、慷慨激昂,也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忧患与呐喊。它们更多的是抒发一种“书生意气”,展示了一个热血男儿的宏图大志和壮怀激烈,寄寓了一个革命志士对崇高事业的深邃思考和积极探索。那种“书生意气”与“马背吟诗”相比,无论在内容、题材还是风格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。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之后,毛泽东诗词为之一变,诗风转入纪实,走向战争。战场硝烟不再是想象中的场景画面,而是他的生存状态,“鼓角”“炮声”“开战”“战地”“行军”“命令”“席卷”“枪林”“鏖战”“弹洞”,等等,这些用于描写战争的字眼,开始在毛泽东诗词中频繁出现。毛泽东军旅诗词,笔力雄健,是他亲历的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,成为讴歌人民战争的壮丽史诗,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精彩华章。

丨 阅图

巡逻路上

■摄影 蔡 川

刺眼的阳光下,边防战士侧身紧紧抓住缰绳,军马昂着头,正在和战士角力。由于雪厚路险,军马止步不前,马蹄将雪踢得乱飞。作者采用逆光、仰拍的方式,生动刻画出边防官兵巡逻路上不畏艰辛的精神风貌。

(薛建荣)



新年愿望

■建龙绘 段文浩/文



我要加强文化学习。



我要苦练技能。



我要精通专业。

诗文传千古 情思润华夏

——浅谈如何赏析古典诗词

■邓一非

★ 迷彩讲堂

我国古典诗词作为源远流长、典籍浩瀚的文学瑰宝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宛如闪耀文化精神的长江、塑造民族魂魄的黄河,成为哺育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精神乳汁。正可谓,朗朗诗文传千古,悠悠情思润华夏。

两千多年前孔子办学兴教,就把《诗》列为“六学”之一,并有“修身先学诗”的说法。我国重视“诗教”的传统之所以经久不衰、流传至今,正是因为承载丰富思想内涵和艺术创造的古典诗词,具有陶情励志、养心育人的魅力。鉴赏古典诗词,仰其光芒,沐其精华,能带来审美怡情、启思益智的艺术享受,更能获得向善向上的精神体验。

一

翻开史册,从《诗经》到楚辞、汉乐府,再到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是一座座各尽其美、各臻其盛、光彩熠熠的艺术高峰。其中,唐诗宋词标志着古典诗词臻于成熟,筑就了蔚为壮观的鼎盛时代。丰厚的诗词文化遗产,尤其是历朝历代诗词名家的精品力作,铺展开一幅璀璨瑰丽、文脉赓续的恢宏诗卷。只有全面了解古典诗词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,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去审视诗词作者和作品,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时代特征、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,并准确看待其历史局限性。

一代有一代之文学,一代有一代之诗风。古典诗词所反映的思想文化观念、艺术风格和追求,必然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。只有深入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环境,包括人生阅历,以具象的历史眼光去审视诗词作者和作品,才能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,更深刻地感悟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质,把握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。

贯穿古典诗词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是文化精神,是光耀历史天空的人文情怀、家国情怀。譬如:屈原的“余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荆轲的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李清照的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,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林则徐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只有深刻领悟其底蕴深厚的精神承载,把握诗以言志、歌以咏怀的思想逻辑,以深邃的历史视角去品味内蕴的浩然正气、凛然风骨,才能让民族精神的历史火炬照亮心灵,增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力。

二

意境是诗歌的灵魂。王昌龄在《诗格》中说道:“诗有三境,一曰物境,二曰情境,三曰意境。”寄情运思于意境,是古典诗词所追求的至高艺术境界。赏析古典诗词,重在领略、感悟其意境之美。

意境是景物和情思的完美交融,物象和意象的融合升华。古典诗词善于把客观物象化为富有主观情感的意象,构设出多姿多彩的意境之美。如: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柳宗元的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李白的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李贺的“黑云压城城欲摧,甲光向日金鳞开”。诗人笔下,或娴静、或清隽、或壮阔、或雄浑的意境,尽显由景入境、情随境生的运思之妙,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境品味。

善以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,展现出奇制胜的意境之美,是古典诗词的显著特色。如: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把漫天飞雪想象成春风吹过梨花满枝的奇美胜景;陆游的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让风雨交加之夜化为梦境中战马嘶鸣、横戈疆场的景象;苏轼的“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”,营造出天上人间、物我相淡、神思高远的绝妙意境。借景遣怀,虚实相成,奇思妙想,让心灵之境乘着想象的翅膀神游高飞,给人以意味无穷的艺术感染。

古典诗词的境界之美,更深层次地体现在思想表达的深刻性、延展性。如:李商隐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白居易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罗隐的“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甜”,刘禹锡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,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朱熹的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托物言志,借景表意,情思入理,彰显以诗论理载道的深邃和境界,给人以潜移默化思想启迪、精神激励。

三

诗词是语言的艺术,可谓“一语天然万古新”。古典诗词对汉语的独特神韵和魅力,有着淋漓尽致展现,赏析其语言美是重要的切入点。

古典诗词在语言上,更具抒情性、精练性、含蓄性、联想性,且生动形象、意蕴深广、风格多样。如: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的平实率真,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清新淡雅,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委婉蕴藉,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

草木深”的沉郁顿挫,“万里赴戎机,关山度若飞”的豪迈气势,“壮士何慷慨,志欲威八荒”的雄浑刚健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壮阔高远。正是语言风格的多样性,词意表达的丰富性,让诗词意蕴更具穿透力、表现力、感染力。

诗性语言的精到、精妙之处在于修辞。古典诗词擅用多种修辞技巧,如: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比兴夸张,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”的对仗照应,“借问梅花何处落,风吹一夜满关山”的设问联想,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拟人渲染,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对比反衬,具有言约旨远、音韵铿锵、诗情画意的独特美感。再如: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”,一个“孤”字写尽边塞环境的孤苦苍凉;王昌龄的“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”,一个“忽”字让思念亲人的无尽伤感涌上心头,具有词炼意达、点化“诗眼”、别开生面的代入感。

韵律是构成诗词语言美的重要因素。古典诗词特别是格律诗的创作,主要遵循平仄、对偶、押韵的韵律要求,讲究词句结构平声和仄声的协调,上下句式的对偶工巧,同韵字有规律的恰当运用。如:王之涣的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;杜甫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。正是韵律和美,形成既对仗精巧又合辙押韵的语感,创设既精致唯美又韵味绵长的语境,读来朗朗上口、如歌如咏,有着抑扬顿挫、节奏明快的律动感,达到了韵律美和意境美的统一。

四

古典诗词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,形成了各尽其妙的表现形式、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,这也是赏析的重要切入点。

在表现形式上,《诗经》以四言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为主;楚辞以参差错落、灵活变幻的句法为特点;乐府诗主要采用杂言诗、五言诗的体式;唐诗的诗体趋于完备,主要有五言、七言、律诗、绝句,以及近体、古体、歌行等。词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裁,在唐代基本成形,宋代发展到了巅峰。词有词牌,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,并讲究格律、体式规整。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,构成绚丽多姿、蔚为壮观的诗词艺术长廊,更具表现力和鉴赏性。

在艺术风格上,从《诗经》的“国风”到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、杜甫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、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,从屈原的《离骚》到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、李贺的《李凭箜篌引》、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展现了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和艺术特色;从写景诗、咏物诗、叙事诗到行旅诗、送别诗、怀古诗,从山水田园诗派、边塞诗派到韩孟诗派、江西诗派、桐城诗派,题材广泛,流派林立,风格多样、异彩纷呈。从诗人的艺术风格来说,陶渊明的淡然真淳,王昌龄的雄健高昂,孟浩然的恬淡雅致,刘禹锡的清俊隽永,范仲淹的苍凉悲壮,李清照的婉约凄切,辛弃疾的豪放雄壮,诗风各异,各展风采。

赏析古典诗词是与诗家先贤的历史对话,让心灵徜徉于绚丽多彩的诗意境界,从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滋养,定能获得灵魂的洗礼、心志的陶冶、精神的升华。